弘道錄/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弘道錄

◀上一卷

卷十二　義　君臣之義

下一卷▶

弘道錄卷之十二

義

君臣之義

康王之誥：王出在應門之內，太保率西方諸侯，入應門左；畢公率東方諸侯，入應門右□。皆布乘黃朱，賓稱奉圭兼幣。曰：一二臣衛，敢執壤奠。皆再拜稽首．’王義嗣德，答拜。太保暨芮伯咸進，曰：敢敬告天子皇天，改大邦殷之命，惟周文武，誕受姜若，克恤西土，惟新陸王，畢協賞罰，戡定厥功，用敷遺後人休。今王敬之哉。張皇六師，無壞我高祖寡命。王若曰：庶邦侯甸男衛，惟予一人釗報誥。昔君文武，丕平富，不務咎，底至齊，信用昭命于天．下，則亦有熊熊之士，不二心之臣，保久王家。今予一二伯父，尚胥既顧，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。雖爾身在外，乃心罔不在王室。用奉恤厥若，無遺鞠子羞。

錄曰：先儒以張皇六師似導王尚武者。又曰：守成之世，多溺宴安，而無立志，皆非也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。康王受顧命之時，太保奉同三祭三吃。此時出厥門以俟，非

有異曰也。而首及於張皇六師，正以見國之大事。此今文合於顧命，良以此也。其答拜稱名，皆是未瑜年之事。故曰：義嗣德，非謂預見先憂於未然，說之過矣。

《君臣》：王若曰：君陳，惟爾令德孝恭，惟孝，友于兄弟，克施有政。命汝尹茲東郊，敬哉。昔周公師保萬民，民懷其德，往慎乃司，茲率厥常。懋昭周公之訓，惟民其久。我聞曰：至治馨香，感于神明。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。爾尚式時周公猷訓，惟曰孜孜，無敢逸豫。凡人未見聖，恭不克見。既見聖，亦不克由聖。爾其戒哉。

錄曰：愚觀周公居東三年，非親自監殷也。其東人懷之也，則曰：我覲之子，袞衣繡裳。又曰：無以我公歸兮，無使我心悲兮。商民於此蓋已知明德惟馨。親見聖哲之人，不啻其感興也。正以君陳孝友恭敬，能法聖人。故命以從政而啟其見賢思齊之心。成王所以侍君陳至矣，非謂王化頑民不求威猛剛克之夫而屢之孝友之。君陳，審如是，君臣之道狹矣。

爾有嘉謨嘉猷，則入告爾后于內，爾乃順之于外。斯謀斯猷，惟我后之德。嗚呼。臣人咸若時，惟良顯哉。無依勢作威，無倚法以削，寬而有制，從容以和。殷民在辟，予曰辟；爾惟勿辟，予曰宥；爾惟勿宥，惟厥中。有弗若于汝政，弗化于汝訓，辟以止辟，乃辟。祖于姦究，敗常亂俗，三細不宥。爾無忍疾于頑，無求備於一夫，必有忍。其乃有濟，有容，德乃大。簡厥修，亦簡其或不修，進厥良，以率其或不良。允升于大猷，惟予一人膺受多福。

錄曰：愚觀成王之詔君陳而實以詔萬世也。夫明德孝友為治之本也，忠順寬和效治之用也。苟於威福刑辟之問，舉措忿疾之際，或失則迎合，或失則偏倚，責人以所不能，率人以所不由，取人以所不備，凡此皆非盡善之道。故悉舉而歷陳之，而終歸於容忍大德焉。是時成王春秋鼎盛，所息不能忍不能容耳，而能舉以詔人，則又能自勉矣。不然，予曰辟，奚伺爾勿辟；子曰宥，奚伺爾勿宥，而反以止辟耶。

《畢命》：惟十有二年，六月庚午朏。越三曰壬申，王朝步自宗周，至于豐，以成周之眾，命畢公保釐東郊。王若曰：嗚呼。父師，惟文王武王，敷大德于天下，用克受殷命。惟周公左右先王，矮定厥家，瑟殷頑民，遷于洛邑，密邇王室，式化厥訓。既歷三紀，世變風移，四方無虞，予一人以寧。道有升降，政由俗革，不臧厥臧，民罔攸勤。惟公懋德，克勤小物，弼亮四世，正色率下，罔不祗師言，嘉績多于先王。予小子垂拱仰成。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，往哉。旌別淑慝，表厥宅里，彰善瘴惡，樹之風聲，弗

率訓典。殊厥井疆，俾克畏慕，申畫郊圻，慎固封守，以康四海。政貴有但，辭尚體要，不惟好異。商俗靡靡，利口惟賢。餘風未珍，公其念哉。惟周公克慎厥始，惟君陳克和厥中，惟公克成厥終。三后協心，同底于道。道洽政治，澤潤生民。四夷左衽，罔不咸賴，於小子永膺多福。

錄曰：愚觀保釐之命，非止為殷之頑民也。蓋成王之制，中分天下，主以二伯。自陝以東，周公主之；代之者，君陳也；又代之者，畢公也。故即位之時，常率東方諸侯入應門。若矣，其命之者，非始往也。王新即位鈴有告命之詞，而召公為西伯獨無者，豈以留相天子。或史闕之歟，未可知也。其曰瑟殷頑民者，原其始也。曰商俗殷士者，周人每事監殷，豈但告命之詞哉。其作詩皆曰：殷士膚敏，有商孫子，是也。其曰：旌別淑慝，彰善癉惡，乃為國本務，非孜孜於殷；亦非謂周公鏖殷為謹厥始，君陳有容而和厥中。至是，始可以旌別淑慝。皆註者不達經文大旨，徒以鏖殷頑民洛邑一方為主意，遂使保釐之大意皆為化殷之偏詞，非康王垂拱仰成之遺則也。惟泥於一偏，故几註四方無虞，以康四海，澤潤生民，四夷咸賴處，殊增窒礙，讀者所當政思也。

我聞曰：世祿之家，鮮克由禮，以蕩陵德，實悖天道。敝化奢麗，萬世同流。玆殷庶士，席寵惟舊，估侈滅義服美于人，驕淫矜垮，將由惡終。雖收放心，閑之惟艱。資富能訓，惟以永年，惟義，時乃大訓。不由古訓，干何其訓。

錄曰：愚觀成王之戒殷士何其切切哉。夫令聞廣譽施于身，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。鄭子臧之譎冠，楚得臣之纓玉，皆以惡終也。不特此爾。甘食之性，妖艷之風，沉湎之慾，黷貨之情，勢所叉至。弟以詞命之重，不得以狎妮參之，故祇以服美為言耳。嗚呼，三代且然，況後世乎。此不恢不求，所以難乎其選也。

《君牙》：王若曰：嗚呼，．君牙，惟乃祖乃父，世篤忠貞，服勞王家，厥有成績，紀于太常。惟予小子，嗣守文武成康遺緒，亦惟先王之臣。克左右亂四方，心之憂危，若蹈虎尾，涉于春冰。今命爾予翼，作股肱心膂，鑽乃舊服，無忝祖考。弘敷五典，式和民則。爾身克正，罔敢弗正。民心罔中，惟爾之中，夏暑雨，小民惟曰怨咨，冬祁寒，小民亦惟曰怨咨，厥惟艱哉。思其艱以圖其易，民乃寧。嗚呼。丕顯哉，文王

謨。丕承哉，武王烈。佑啟我後人，咸以正罔缺。

錄曰：此穆王也。夫子豈與之歟曰非也。臣觀先朝之時，非無車轍馬跡也。而公私

之途，嘗分為二道。是故綱紀法度，刑政禮樂，大公之選也。盤樂遊觀，聲色貨利，己私之奉也。公固不得以廢私，私亦不得以害公，二者常並行而不悖，故不至於亂也。夫子不云乎，仲步圉治賓客，王孫賈治軍旅。夫如是奚其喪向，使穆王逞其私智，不以君牙為司徒而以造父為心膂，五教五典混為一途，君子小人並於樞要，則小民之怨咨孰與之圖，文武之謨訓孰與之紹哉。聖人列之於經，正以見典常之不可紊，綱紀之不可缺，其旨深矣。

《同命》：王若曰：伯同，惟予弗克于德，嗣先人宅丕后，休惕惟厲，中夜以興，思免厥愆。昔在文武，聰明齊聖，小大之臣咸懷忠良。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，以旦夕承弼厥辟，出入起居，罔有不欽；發號施令，罔有不臧。下民祇若，萬邦成休。惟予一人無良，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，匡其不及，繩愆糾謬，格其非心，俾克紹先烈。今予命汝作大正，正于旱僕侍御之臣。懋乃后德，交修不逮，慎簡乃僚，無以巧言令色，便辟側媚，其惟吉士，僕臣正，厥后克正，僕臣諛，厥后自聖。后德惟臣，不德惟臣，爾無呢于儉人，充耳目之官。迪上以非先王之典，非人其吉，惟貨其吉。若時凜厥官，惟爾大弗克祇厥辟，惟予汝辜。

錄曰：此僕正也。見於《周禮》，皆士人之職，王所與，朝夕遊宴，左右進退之不離也。其屬有祭，僕所與供祀隸，僕所與寢興戎，僕所與御戎齊，僕所與掌轄，得其人，則薰陶漸染，納於善而不知。不得其人，則邪媚瞽，惑入於惡而罔覺。自後世專用宦寺，溺近親幸而無官守言責，故惟務巧言令色，便辟側媚，獻談啟寵，崇貨納路。此於三代之時，史臣逆知其端，雖以命伯同，實以訓萬世也。豈待亂本已成，而後其弊方彰乎。

又曰：二篇之書，先儒謂當時仁人君子修詞立誠，以勸勵其臣，正所以感動王也。今觀一則曰厥后自聖，二則曰惟貨其吉。玆二言者，受病之根也。夫穆王豈嘖積於人下者哉。其馳騁放肆鈴以堯舜陸方自居，拒諫飾非又以禹湯賢聖自任，不遑寢處鈴以文武憂勤自解，然後悉意行之而無所忌憚矣。侈心既生，國誰與足。此《呂刑》一書始終以贖罪為言，當時之重貨可知矣。而倦倦以繩愆糾繆望其僕臣，便辟側媚戒其耳目，可謂善諷其君者矣，不知伯問聽之可以為解乎。其將自任乎。吾不得而知，則亦無得而辜矣。

《國語》：穆王將征大戎，祭公謀父諫曰：不可。先王耀德不觀兵。夫兵戢而時動，動則威，觀則玩，玩則無震先王之於民也。茂正其德而厚其性，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，明利害之鄉，以文修之，使務利而避害，懷德而畏威，故能保世以滋。大夫先王之制，邦內甸服，邦外侯服，侯衛賓服，蠻夷要服，戎翟荒服。甸服者祭，侯服者祀，賓服者

饗，要服者貢，荒服者王。曰祭月杞，時饗歲貢，終王先之訓也。有不祭則修意，有不杞則修言，有不饗則修文，有不貢則修名，有不王則修德。序成而有不至，則修刑。於是乎有刑不祭，伐不杞，征不饗，讓不貢，告不王。於是乎有刑罰之辟，有攻伐之兵，有征討之備，有威讓之令，有文告之辭。布令陳辭而又不至，則又增修於德，無勤民於遠。以是近無不聽，遠無不服。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，大戎氏以其職來王，天子曰：予必以不饗征之，且觀之兵，其無乃廢先王之訓，而王幾頓乎。

吾聞夫大戎樹惇，能師舊德，而守終純固，其有以禦我矣。王不聽，遂征之，得四白狼、四白鹿以歸。自是荒服者不至。

錄曰：此幽王與弒之漸也。夫履霜堅冰，由非一曰，穆之於康一再世耳。文武之澤方隆，太平之基不墜，蕞爾大戎何足畏哉，而不知蜂蕾之毒，釀成滔天之禍。宗周淪陷，實肇於此。《國語》之托始，亦猶夫子之意也。以是為防，猶有無故而主圖燕之議，遂致靖康之禍者；有漫然而興北伐之師，率貽壓山之憂者。孟子不云乎：國叉自伐，而後人伐之。其諸耀德不觀兵之謂歟。

厲王說榮夷公，茵良夫曰：王室其將卑乎。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。夫利，百物之所生也，天地之所載也。而或專之，其害多矣。天地百物皆將取焉，胡可專也。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，以是教王其能久乎。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。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，猶曰休惕懼怨之來。今王學專利其可乎。匹夫專利，猶謂之盜；王而行之，其歸鮮矣。榮公若用，周必敗。既榮公為卿士，諸侯不饗，王流于彘。

錄曰：夫利何以能畢王室乎。周之興也，一則曰散鹿臺之財，二則曰發鉅橋之粟，而海內向風，幾政刑措，民到于今稱之。及其衰也，曰惟貨其吉，曰惟訖于富，而王人漸微幾於列國。至此下堂見諸侯矣。芮伯之言切近之殷鑒歟。雖然後之大聖大賢，若子罕言利，曾子以義為利，孟子何叉曰利。其意合，其旨同，以世降道，陵人懷私欲，乃有良夫，其人信哉。文武之道未墜于地，所以雖有夷厲幽平之難，未若頭會箕欽之竟亡也。

《詩》：凡伯刺厲王曰：上帝板板，下民卒癉。出話不然，為猶不遠。靡聖管管，不實於直。猶之未遠，是用大諫。天之方難，無然憲憲；天之方蹶，無然泄泄。辭之輯矣，民之洽矣；辭之懌矣，民之莫矣。我雖異事，及爾同僚。我即爾謀，聽我囂囂。我言維服，勿以為笑。先民有言，詢于芻荛。天之方虐，無然謔誡。老夫灌灌，小子踽踽。

匪我言耄，爾用憂謔。多將熇熇，不可救藥。天之方僭，無為夸毗。威

儀卒迷，善人載尸。民之方殿，屎則莫我，敢葵，喪亂蔑資，曾莫惠我師。天之牖民，如壎如篪，如璋如圭，如取如攜。攙無曰益，牖民孔易。民之多辟，無自立辟。份人維藩，大師維垣，大邦維屏，大宗維翰。懷德維寧，宗子維城。無俾城壞，無獨斯畏。敬天之怒，無敢戲豫，敬天之淪，無敢馳驅。昊天曰明，及爾出王，昊天曰旦，及爾游衍。

錄曰：夫所謂之反者，蓋明明在下，赫赫在上者常也；上帝板板，下民卒癉者反也。方難也，方蹶也，方虐也，方僭也，天之怒未久也。憲憲也，泄泄也，雊雊也，踏踏也，始之意怠玩悅從也。蓋人之常情，無深長之見遠大之謀，其心自以無復，聖人未見可畏，方且安於苟且而不自知。使能輔之以嚴憚，匡之以正直，則叉有以格其妄誕之心、輕躁之習，辭輯而怪，庶幾有廖爾。惟夫小人不以大言欺之，則以談言毗之。夫是，其心始放，欺天罔人無所不至，然後詭隨無良之人入，而寇虐無畏之行作，善人不得有所為，而民之愁苦極矣。此原其始而言也。

蕩蕩上帝，下民之辟。疾威上帝，其命多辟。天生需民，其命匪諶。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#1，曾是彊禦，曾是桔克，曾是在位，曾是在服。天降陷德，女興是力。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，而秉義類，彊禦多慧，流言以對，寇攘式內。侯作侯祝，靡屆靡究。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，女無焦于中國，斂怨以為德。不明爾德，時無背無側。爾德不明，以無陪無卿。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，天不湎爾以酒，不義從式。既愆爾止，靡明靡晦。式號式呼，俾晝作夜。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，如蜩如螗，如沸如羹。小大近喪，人尚乎由行。內奰于中國，覃及鬼方。文王曰咨，咨女商匪，上帝不時，殷不用舊，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曾是莫聽，大命以傾。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，人亦有言顛沛之揭，枝葉未有害，本寬先撥。殷鑒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。

錄曰：此要其終而言也。夫仁暴之相去遠矣。然非天之降才爾殊也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。而末流遂至於無焦內奐，蜩塘沸羹。孔子不云乎，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是時法度世臣，自周召而下，茅與几，苒與祭，皆與國同休戚者也。其號不得不深，痛不得不切。故曰：疾風知勁草，板蕩識忠臣。千古之下，寧不再三嗟嘆。

周宣王內有撥亂之志，過災而懼，側身修行，欲消去之。天下喜於王化復行，百姓

見憂，仍叔作詩美之曰：悼彼雲漢，昭回于天。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。天降喪亂，饑饉薦臻，靡神不舉，靡愛斯牲。圭璧既卒，寧莫我聽。早既太甚，蘊隆蟲蟲。不珍裡祀，自郊祖宮。上下奠瘞，靡神不宗。后稷不克，上帝不臨。耗教下土，寧丁我躬。旱既大甚，則不可推，競競業業，如霆如雷，周餘黎民，靡有子遺。昊天上帝，則不我遺。胡不相畏，先祖于摧。旱既大甚，則不可沮。赫赫炎炎，云我無所。大命近止，靡瞻靡顧。群公先正，則不我助。父母先祖，胡寧忍予。旱既大甚，滌滌山川。旱寇為虐，如惔如焚。我心憚暑，憂心如熏。群公先正，則不我聞。昊天上帝，寧俾我遯。旱既大甚，甤勉畏去。胡寧疷我以旱，僭不知其故。祈年孔夙，方社不莫。昊天上帝，則不我虞。敬恭明神，宜無悔怒。旱既大甚，散無友紀。鞫哉庶正，疚哉家宰。趣馬師氏，膳夫左右。靡人不周，無不能止。瞻仰昊天，云如何里。瞻仰昊天，有嘈其星。大夫君子，昭假無贏。大命近止，無棄爾成。何求為我，以戾庶正。瞻仰昊天，曷惠其寧。

錄曰：此宣王中興之本也。夫視民如傷，文祖之實心也。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，周禮之實事也。以實心求實事，安得不競競業業，如恢如焚乎。此見先王不以常數為解，不以冥漠為辭，而鈴以身當之，然後鞫哉庶正，疚哉冢宰。靡人不周，無不能止。一有懈怠之心，吾見三事大夫莫肯風夜，邦君諸侯莫肯朝夕，又安能以定眾正乎。然則漢武帝水旱常數之言，宋神宗天變不足畏之說，皆其自恨，非人恨之也。嗚呼。執熱而不濯者無已時也，遇災而知懼者不旋踵也。此蹶然顛撥與勃然中興不可同語也矣。

周室中衰，萬民離散，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流，民喜之而作詩曰：鴻鴈于飛，肅肅其羽之子。于征劬勞，于野爰及矜人，一辰此鰥寡。鴻雁于飛，集于中澤之子。于垣百堵皆作，雖則劬勞，其究安宅。鴻雁于飛，一展鳴嗷嗷。維此哲人謂我劬勞，維彼愚人謂我宣驕。

錄曰：此宣王中興之政也。夫有憂勤惕厲之心，而後有勞來安集之政。《小雅》之先，六月功之首也。斯錄之。及鴻碼義之最也，與民亦勞止蜩蟾沸美者異矣。

大夫刺幽王曰：王月繁霜，我心憂傷。民之訛言，亦孔之將。念我獨兮，憂心京京，哀我小心，瘋憂以癢。父母生我，胡俾我癙，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後。好言自口，莠言自口。憂心愈愈，是以有侮，憂心悁悁，念我無祿。民之無辜，並其臣僕。哀我人斯，于何從祿。瞻烏爰止，于誰之屋。瞻彼中林，侯薪侯蒸。民今方殆，視天夢夢。既克有定，靡人弗勝。有皇上帝，伊誰云憎。謂山蓋卑，為罔為陵。民之訛言，寧莫之懲。召彼故老，訊之占夢。具曰予聖，誰知烏之雌雄。謂天蓋高，不敢不局；謂地蓋厚，不敢不踏。

誰號斯言，有倫有脊。一晨今之人，胡為虺蜴。瞻彼阪田，有莞其特。天之桃我，如不我克。被求我則，如不我得。執我仇仇，亦不我力。心之憂矣，如或結之。今茲之正，胡為厲矣。燎之方揚，烮或滅之。赫赫宗周，褒姒滅之。終其永懷，又窘陰雨。其車既載，乃棄爾輔。載輸爾載，將伯助予。無棄爾輔，員于爾輻。屢顧爾僕，不輸爾載。終踰絕險，曾是不意。魚在于沼，亦匪克樂。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。憂心慘慘，念國之為虐。彼有旨酒，以有嘉殽。洽比其鄰，昏姻孔云。念我獨兮，憂心慇慇。佌佌彼有屋，蔌蔌方有穀。民今之無祿，天天是椓。哿矣富人，一及此惸獨。

錄曰：《板》、《蕩》之所謂憂，譴告之時也，此詩之所謂憂，忘予之時也。《桑柔》之所謂滅，亂生之曰也；此詩之所謂滅，傾城之曰也。蓋厲惟貴暴，至幽復以淫德極之，此所以局天路地而若無所容乎。抑此詩既以褒姒犯其人，又以臣僕犯其諱，尚不以誹謗妖言罪之，使無骨肉之變犬戎之禍，未可爻也。奈何輻敗輪折，竟莫之止。天之仁愛卒無以勝人之昏惑也，豈不哀哉。

十月之交，朔曰辛卯，曰有食之，亦孔之醜。彼月而微，此曰而微。今此下民，亦孔之哀。曰月告凶，不用其行；四國無政，不用其良。彼月而食，則維其常。此曰而食，于何不臧。爆爆震電，不寧不令。百川沸騰，山家幸崩。高岸為谷，深谷為陵。哀今之人，胡僭莫懲。皇父卿士，番維司徒。家伯為宰，仲允膳夫。聚子內史，蹶維趣馬。楀維師氏，豔妻煽方處。抑此皇父，豈曰不時。胡為我作，不即我謀。徹我牆屋，田卒汙菜。曰予不戕，禮則然矣。皇父孔聖，作都于向。擇三有事，亶侯多藏。不憖遺一老，俾守我王。擇有車馬，以居祖向。眼勉從事，不敢告勞。無罪無辜，讒口囂囂。下民之孽，匪降自天。噂沓背憎，職競由人。悠悠我里，亦孔之痗。四方有羨，我獨居憂。民莫不逸，我獨不敢休。天命不徹，我不敢傚，我友自逸。

錄曰：按周禮三公論道，六卿分職，未有所謂相臣也。幽王、於斗六卿之外更為都官，以總六官之事，非相臣。而何以皇父一人而變亂成法，遂致曰食之變且於純陽之月焉。蓋幽王昏德不振，加災於小民，致土木私興而不息，韋臣朋比以相從，國之危亡能幾何哉。嗚呼。厲王之時，典刑未廢；幽王之世，一老不遺。厲王之時，專利在己；幽王之世，封殖自人。此王身致亂雖同，而王室存亡各異歟。

周室東遷，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，盡為禾黍，憫宗社之傾覆，徬徨不忍去，作詩曰：彼黍離離，彼稷之苗。行邁靡靡，中心搖搖。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。

錄曰：夫子於《春秋》曰：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，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；與《詩》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，有以異乎曰：無以異也。夫束遷之變，非小變也。以天王則被弒，以臣子則被辱，以社稷□則被殘，以宗廟則被毀，自開闢以來未始有之大變也。而當時付之不問，君安於事仇，臣安於忍恥，天地閉而不知闢，人心亡而不知啟。彼豈不睹黍之離離，而謂我何求哉。蓋以傷王政之不綱，懼天討之遂廢，是以欲進而不能前也。其知我者，謂我見黍離而感嘆，暗官廟而興悲；不知我者，謂我以一大夫而冒膺存亡之運，過計宗社之規，思欲為其所難為，效其所難效。故曰：謂我何求。然其實不可頃刻而忘於懷也。故復呼天而嘆，其其嘆非為己求非出位。吾夫子刪《詩》之時，深契其意，故亦云然，以見《春秋》之不可已，亦大夫行邁之不可遏也。其匕曰深哉。

《春秋》：魯隱公元年春王正月。

錄曰：《詩》亡，然後《春秋》作。作《春秋》所以教天下萬世之義也。而義何自而托始乎。是時王者不作，諸侯放恣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。是故諸侯各紀其年，不奉天子之正朔矣。列國各書其事，不遵王者之無外矣。此何等時也。邵子曰：五霸之時如冬。如冬者，地氣不升，天氣不降，閉塞而成，抑何以望其復春耶。雖以子貢之賢智，尚欲去告朔之餼羊。夫子告之曰：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是禮也，中國所以不類於夷秋，不道所以不同於禽獸。何也。夷狄不知有君，禽獸不知有春，可以人而不如之哉。正次王，王次春，凜乎大一統之旨。犯之者不赦之誅也，僭之者不題之罪也。綱常正而體統尊，人紀立而禮義出，君臣大義與天地並存而不失矣。

弘道錄卷之十二竟

＃１『商』原作『商』，據文義改。